

能算半个浙江人的我,与松阳这个地名的第一次邂逅,居然是在翻译过程中。

我曾译过人类学家尹凯和威廉·尼兹基论生态博物馆的英文文章《地方的开放性与流动性: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困境》。如今文章内容大都已忘记,但松阳及生态博物馆等关键词还是有印象的。此番身临其境,也就随手发信告诉了尹老师,却没想到他当年蹲点的村落正是“译者之家”的驻地西田村。他还问我,之前设想的“牛栏咖啡馆”建起来没有。我一激灵差点儿没拿稳手中的热美式:“尹老师,我正在西田村的牛栏咖啡馆!”

尹凯的田野调查做于十年前,他在论文中提出的“地方的流动性”所带来的现实演进,此时得到了我这个译者的见证,也真是命里结缘了。尹凯认为,健康的中国传统村落,既是古典的、田园的,亦是活态的。西田正是如此。村子虽说很原生态,生活垃圾却处理得毫不马虎。它在有意克制现代性面貌的同时,与外界其实有着密切的交互。表面不见商业的痕迹,实际在全国茶叶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。当我坐在古朴而舒适的老宅里翻译、书写时,也明确意识到,这里的幽远并不

意味着隔绝,山村与县城之间公路蜿蜒,古屋里敲击的键盘依然连接着呼啸的赛博空间。西田村,因而是个做文学翻译的好地方。译者就是当下的雅努斯:既回顾过去,又展望未来;既忠实原本,又创造新生。“译者之家”的驻地项目与“牛栏咖啡”一起,仿佛click一声,丝滑嵌入了本地的景观之中。我们的文字,在这个脉动着当下活性的古村里徜徉。

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感觉:文学翻译很像手工织布。我习惯于把要译的英文原文复制在空白文件里,在文本的最前方开始动手,打出一个个译文字,译完一段,便删去一段原文。于是中文且译且进,英文逐渐退却,直至失守最后一个英文标点,翻译初稿便算告成。这一工序于我而言,其间的成就感,在点点滴滴的经纬交织间逐渐累积,多年如此的古法手工,在卷得飞起的当代尤显得缓进而又奢侈,就像走西田村的盘山公路一样,得耐心又专心地磨上去。有时,面对人物内心颗粒度极细的描写,翻译非得慢下来,比《从前慢》还慢,跟着那日影一般的配速懒懒地挪移。有时也未免心虚地自问,怕不是在磨洋工吧?不过等布织出来后拿

春日“野鲜”

陆伟俊

清明前吃马兰头,口感绝佳。这时候的马兰头茎叶极嫩,几乎没有纤维感。在中医看来,马兰头性凉味辛。春天,人容易肝火旺,吃点马兰头既可以降肝火,又可以清热解毒。民间老话常说,春天吃马兰头,夏天少生疮。

马兰头与香干组合是绝配。江南人吃马兰头,十有八九是凉拌。把马兰头焯水切碎,挤干水分,与切碎的香干丁组合,加盐、糖、麻油,一拌,就是一道能掉眉毛的时令美食。马兰头能稳坐“野菜”中的重要“咖位”,靠的是独特的味道,它是有江南泥土和阳光气息的“野鲜”,比荠菜清雅,比香椿温和,又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。这种味道是暖棚菜永远无法复制的。



七夕会
春节期间,我以航拍视角定格了雪后黄龙的清绝之景。镜头之下,岷山雪峰横亘天际,银峰如削,在澄澈蓝天下勾勒出雄浑天际线,为整幅画面铺就圣洁的底色。山谷间,黄龙古寺静立雪野,覆雪的金顶与黄墙木屋相映,红檐在素白世界里晕开一抹温暖的人文亮色,宛如尘世之外的禅意坐标。前景的五

雪韵黄龙,瑶池初霁
申然
雪的素净与水的斑斓,自然的雄奇与建筑的静谧在此完美共生。俯瞰这片秘境,仿佛听见时光与山水的低语,所有喧嚣都被冰雪消融,只余下满心澄澈与对自然造物的敬畏。



边看边聊

朋友家的对邻是一对老夫妇,已近鲐背之年,除了腿脚不灵,外出走动困难之外,身体尚可,脑子也不糊涂。他俩均是离休干部,每人退休金不菲。虽然育有4个子女,但老两口单独住,家里请了一个住家阿姨照顾日常起居。既然父母有人照料,没啥特殊情况,子女们也不常来,只是经常电话问候。

然而近日里,对邻忽然门庭若市,隔三岔五,子女们上门络绎不绝。啥情况,难道老人身体有恙?朋友出于关心,也去探望了二老。上门之后,却晓得了一件新鲜事,变化并非出自老人身体状况,而是他们家开过一次家庭会议。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?虽说老人们的生活有阿姨照料,但是他们也希望子女们经常来家走动,陪着说说话。这次的家庭会议便是将“常回家看看”具体化。

一日,二老将四个子女召集家中,摆上小点心,吃下午茶。老先生老太太打起了“配合战”。老先生提议,你们四个家庭,可以商议个时间,每星期一次抽出点时间轮流来父母家看看,如果你们没空,派你们的孩子来也行,不管谁来,都会得到一个200元的红包。此言一出,四个子女不约而同惊呼起来,嚅喏,这怎么可以?看望父母是应该的事,既然爸妈有这个想法,我们安排好时间,照做就是,怎么可以拿红包。

老太太便说,给红包,我们不给现金。我和你爸也想学习微信发红包,老年人记性差,前学后忘,经常使用,发发红包,有点乐趣,就不会忘记,权当陪我

实也有些徒劳,因为太多的声景和嗅觉,都无法用照片保存。那略带刺鼻又很芳香的炊烟,尤其是夜晚和清晨的鸡鸣犬吠,那种柔和的穿透力会让你觉得住在城市里时,原来鼓膜与声源之间隔着那么多的尘埃。

当我在画中漫步,在风景中工作时,忽然也意识到文学翻译,与正在执行的外译项目、赵宪章老师的《中国文学图像简史》所关注的语言和图像的关系也有着微妙的契合。这意味着阅读文学作品要求并激发读者不断在脑海里生成图像;而我在翻译中常常亦有这样的体验:当一时遇到困难,无从下手而陷入停顿时,会下意识暂时抛开从文字到文字的解码流程,转而开始“脑补”原文背后呈现的画面,即将原文的“语象”转换为“实象”,再重新转换为母语文字。通过语象中介的桥梁作用,往往最终能够成功地到达目的语之岸。人类译者在工作进程中的这一视觉成像机制,AI翻译是否具有?人工智能的算法,也包括理解语象么?这一“理解”,恐不是算法能破解的,诚如亦将翻译比作绘画,尤其是临摹画的林语堂曾说过:“翻译于用之外,尚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,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。以爱艺术之心爱它,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,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。”我想林先生若在世,面对风云诡谲的AI超能力,也会淡定处之,因为爱艺术之心,恐怕还是

玩玩呗。于是,从不好意思接受红包,变成了陪爸妈玩玩。陪爸妈玩也是一种尽孝呀,怎么可以拒绝?显然这是父母的良苦用心,再说子女们也晓得,自家父母有“实力”,还是可以玩玩的。于是当即商量敲定日期,你家礼拜一,我家礼拜二……落槌具体探望时间,从以前笼统的有空来看看,变成了有“章法”的定期来探望。茶香缭绕,冒着热气,这是熟悉的气息,家的味道。

微信红包里的天伦

周珂银

打这以后,约定俗成,或儿女或孙辈轮番上门,这便是朋友“打探”到热闹缘由。而二老发红包也是相当积极的,常常是小辈们离开不久,才走到半道上,叮咚一声,微信上就显示出“大吉大利”的红包图案。收到红包的小辈马上喜滋滋地回复一个开心的动画表情。这一来二去的“大吉大利”,让老人在与儿孙们的互动中获得愉悦。

朋友夸两位老人是老干部新观念,堪称有创意。老太太呵呵地说,也谈不上创意,但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,我们就是有想法,也得让孩子们体面地接受呀。老先生坦言,我们的子女都是有责任心的,如果我们收入微薄,生活困难,相信他们会义不容辞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。但如今我们手头足够宽裕,甚至超过了子女的收入,为什么就不能给予儿女的陪伴或付出一种价值感受?我们快乐,儿女们愿意陪同,就是亲情的表现嘛。

由此来看,好些老年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更新。有道是“散财聚福”,老人的创意里有智慧,更有着对世事的了然与通透。

“算”不出来的吧。反正作为人类译者,我得用好此心,以心原图,再以心译文。

译者之家的牛栏依旧,译者来了又走,但难能可贵的是,我们的体验和想法总是惊人的类同。我们围炉唠叨着,我们因顽固地做着人类而沾沾自喜、惺惺相惜。

前些时候,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在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发表了《马伟说书》一文。行家一出手,就知有没有。马伟在上海笑天地公演的故事在王汝刚笔下不但生动有趣,而且还发人深省,这就是老牌艺术家的功夫,你不服不行。

马伟说的什么书,怎么说书,观众什么反应,他自己什么感受,王汝刚直抒胸臆,毫不遮掩,一吐为快。《武松打虎》是“王派水浒”的经典书目,经过历代说书人的不断打磨日臻完善,常说常新是其过人之处,马伟自然也不例外。马伟得其师祖真传,常到外地说书,接受社会评价和市场检验。胡集书会、马街书会这些全国性活动他去过多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大城市的书场也经常活跃着他的身影。王汝刚写的正是马伟率领他的团队近期在上海的公演。马伟与他的师祖究竟有什么异同,通过王汝刚鲜活的语言,我们可以感受到扬州评话的守正创新,以及上海观众由衷的欢喜。

从王少堂先生开始到马伟,“王派水浒”已传五代了。马伟又能说出什么新堂,这是不少人的疑问,也是马伟难能可贵之处。王汝刚介绍,这次马伟不把重点放在人与虎的博弈上,而是通过表演,巧妙展示穿插其间的茶社、酒楼、浴场、剃头店等生活场景,突然山上的老虎野性发作,进城残害百姓,打破了欢乐祥和的氛围,这样就把市井烟火与谈虎色变自然关联,引出武松打虎,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这种巧夺天工的构思、浑然天成的结构、行云流水的铺陈、彼此及彼的演绎,再次展示了“王派水浒”百听不厌的魅力。

由小及大是真功。用小人物挖掘人性,小场景折射时代,小故事讲述道理,小议论提升境界,是扬州评话演员的真功夫。这需要师承祖训悟出道理,需要

长江不是普通的河,而是世界第三长河、亚洲第一长河、中国第一大河,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发祥地。长江塑造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地形地貌,铸造了炎黄子孙的性格特征,与此同时,华夏儿女也在不断塑造长江,其中有对自然的改造,也有曾经的生态污染以及后来的治理修复。

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,干流自西而东汇入东海,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。赣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,自南向北纵贯江西全省,是赣地最大的河流和水运大动脉,明朝,赣江是整个中国南来北往的黄金水道,北方的货物要出口,须从长江经鄱阳湖入赣江,再从广州和福建转海运。凌翼以自己的出生地、赣江支流长滕港作为《大江长卷》的叙事原点和文本基点,正是合情合理的选择。

九江是长江的重要节点城市,也是凌翼的第二故乡;江西全省的长江岸线全部在九江境内,万吨级海轮可从九江港直达上海洋山港等国际枢纽港并辐射至全球。在《大江长卷》中,凌翼对九江倾注大量笔墨和心血,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凌翼写的是长江干流全域,自然不囿于赣地,为此,他作了整整四年田野调查和生态考察,西到青海三江源,东至上海崇明岛,行程数万公里,用脚步丈量锦绣山河,用眼睛观察社会百态,用耳朵聆听民众心声,用心灵体悟时代变迁。《大江长卷》以点带线,生动记录下“长江大保护”国家战略下的生态蝶变,为读者徐徐铺开一幅辽阔壮丽的千里江山图。

长江是自然景观,是地理概念,是军事重地,是经济纽带,是政治脉络,是生态长廊,也是文化版图——有着藏羌、巴蜀、滇楚、赣皖、吴越等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,它们相互交织成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长江文化谱系,这就决定了《大江长卷》的底色:大气厚重,包罗万象,气象万千。《大江长卷》沟通历史与现实,连接传统与现代,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长江之歌,留下了一部中国“黄金水道”的当代备忘录、风物志与心灵史。

凌翼是诗人,以诗歌出道,因而在语言风格上,《大江长卷》有别于传统的报告文学,呈现出文笔优美、语言诗意的散文化新报告文学风格;以家族谱开篇和定位,将全书修造成一部宏大的长江族谱,这种独创的写作手法,拓宽了报告文学写作维度。文学创新不易,我向作者致敬。

我和凌翼是赣西老乡,生长地相距很近,他笔下的“吾土吾民”唤醒了我遥远的乡村记忆。是的,我们的家乡、我们的赣江、我们的父老乡亲就是这个样子的:生态环境从原始到恶化再到保护直至修复,老百姓从生活贫困到共同富裕再到幸福满足……这是《大江长卷》最打动我、让我倍感亲切的地方。

观察社会把握变革,需要请教同行触类旁通,需要学思践悟合理扬弃。画龙点睛是真牛。评话讲故事悟道理,得有点画龙点睛的本事。凡是大师,皆有丰富的知识、过人的见识、决绝的胆识。语不惊人不歇不休,是其说书的精神内核,也是立身的看家本领。这次上海的公演,马伟表现确实不同凡响。难怪王汝刚说,“纵观马伟的表现,离名家大师距离不远了。”打虎在那个年代是自求生路的为民除害,在当下虎却是保护动物,自然不能打!因循守旧说老书,观众会不以为然,甚是很反感,新语境下的新表达迫在眉睫,这是我过去与马伟私下交流过的。想不到他将此观点和盘托出,由此别开生面,和而不同,守住老书的根,发出时代的芽。

王汝刚笔下,马伟说:“我说的是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打虎,关键点,古代老虎横行,百姓受害,需要反复闭关自修、提炼思想、锤炼语言。这一段议论,将古书与新说杂糅其中,把传统与现代巧妙连接,使守正与创新和谐共生。王汝刚虽是笑星,对曲艺追求却是出奇地严苛,就凭他对演员“能演会唱善辩可写”的要求,就知道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法眼。而他能上海的戏码头看马伟的演出,发自肺腑赞扬扬州曲艺,说明他对扬州评话高看一眼,当然也用“能演会唱善辩可写”这把尺子量马伟,好在马伟是够尺寸的,否则就不会有《马伟说书》的诞生。

王汝刚笔下的马伟

李广春

旧说老书,观众会不以为然,甚是很反感,新语境下的新表达迫在眉睫,这是我过去与马伟私下交流过的。想不到他将此观点和盘托出,由此别开生面,和而不同,守住老书的根,发出时代的芽。王汝刚笔下,马伟说:“我说的是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打虎,关键点,古代老虎横行,百姓受害,需要反复闭关自修、提炼思想、锤炼语言。这一段议论,将古书与新说杂糅其中,把传统与现代巧妙连接,使守正与创新和谐共生。王汝刚虽是笑星,对曲艺追求却是出奇地严苛,就凭他对演员“能演会唱善辩可写”的要求,就知道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法眼。而他能上海的戏码头看马伟的演出,发自肺腑赞扬扬州曲艺,说明他对扬州评话高看一眼,当然也用“能演会唱善辩可写”这把尺子量马伟,好在马伟是够尺寸的,否则就不会有《马伟说书》的诞生。

新时代长江之歌

杨海蒂



摄影